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本三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八

隋

煬帝

〔丁〕大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正月朔日大陳文物突厥

啓民可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大悅

三月殺故長甯王儼

故太子勇之子

及其弟七人

初雲定興

故太子勇昭訓雲氏之子

坐媚事太

子勇與妻子俱沒官爲奴婢及帝卽位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營造時

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述大喜兄事之薦使監造兵器因

謂之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爲長甯兄弟未死耳定興

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請處分帝然之乃鳩殺長甯王儼

及其七弟

襄成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詔頒新律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

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于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脇以求

濟事不復用律令矣

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牛弘問曰周禮士多而府吏少今令史百倍于前滅

府吏掌要目而已今之文檄恒虛覆治嚴練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讞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今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審處何也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

夏商周文勝質
已難如夏
商之舊然
運會使官
倘執省然
省事之說
有案不須
覆校治

則辨文弄
法者乘之
矣不揣澄
情吏知是
本非今自
吉非今自
號寬政者
徒養奸耳

其餘具繁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關考功
官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

改州爲郡

更定官制 改上柱國以下官爲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祕書

爲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謁者臺掌受詔申奏
司隸臺掌諸巡察與御史爲三臺分太府寺置少

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爲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爲十六府廢

伯子男爵

六月詔爲高祖建別廟 初高祖受禪惟立四親廟同殿異室而已帝卽

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許善心等奏請爲太祖高祖各立一

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帝謂柳晉

字順音懷之
孫晉與晉同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乃詔爲高祖建

別廟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

帝北巡次榆林郡卽勝州
注見前啓民可汗及義成公主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車駕北巡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過雁門

本代州大業初改郡
今仍爲州隸山西太守邱和洛陽人獻食甚精至馬邑卽朔州
注見前太守楊廓獨無

所獻帝不悅以和爲博陵卽定州
注亦見前太守使廓至博陵觀之由是所至獻

長孫晟欲
示諸蕃威
重未嘗不
可以禮諭
之乃設香
草詭詞肆
其口給殊
人誠待遠
失道

食競爲豐侈至榆林遂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恐啓民驚懼先遣長孫

晟諭旨

啓民率詔因召所部酋長咸集晟欲令啓民親除草示諸部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連喚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掃除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猶穢

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遂拔所佩刀自交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等效之于是發榆林北境東達于薊開爲御道長

三千里廣百步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

帝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以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

胡駭悅帝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

秋七月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

隋書地理志定襄郡

大利縣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歸化城西北蘇威諫不聽

明年七月復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榆谷注見前

殺太常卿高穎尙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

高穎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

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

患宇文弼私謂穎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

可汗太侈並爲人所奏帝以爲誹謗朝政皆殺之穎有文武大略明達

世務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穎所薦及死天下莫

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

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于家未幾卒蘇威以諫

築長城故亦坐免

八月帝至金河

在古雲內州東南西流入黃河雲內廢州在今吳興或旗

幸啓民可汗帳車駕發榆林泝金

河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容數

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布衣板樓

櫓悉備諸胡驚以爲神帝幸啓民廬帳啓民捧觴上壽王侯以下袒割

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

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賜予甚厚

帝還至太原晉陽宮遂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至濟源幸御史大

夫張衡宅留宴三日乃還東都一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

冬十月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略西域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

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訪諸商胡以其國山川風俗撰西域圖記三卷

入朝奏之

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四傾以去縱橫所互將三萬里敍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四傾即萬貫西傾一名磧臺山在今靈昌府洮州西

南延袤千里外跨諸羌墩煌西邊併晉高昌鄯善注俱見前

矩因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帝于是慨然將通西域

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致張掖引至諸胡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

隋書地理志謂東西九千三百里北八百里蓋十四千五百里

統內外疆域而言茲以三萬里其詞未免誇大蓋由彼時惟訪自商胡非由測步安足爲實據

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糜費以萬萬計

〔戊辰〕四年春正月開永濟渠

水即今衛河亦曰御河源出河南衛輝府蘇門山東北流合清淇入海諸水逕直隸山東之大名東昌河間諸府界至天津府會白河入海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

水濟渠引沁水流逕岳陽沁水陽城諸縣界至河南懷慶府武

陟縣入河黃河考沁水本自達入河此言
引沁達河蓋引渠入沁以達于河也

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二月西突厥入貢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母向氏本中國人開皇末入朝

處羅之妻父泥利死向氏更嫁泥利之妻父實特勒與俱入朝

遂留長安至是裴矩在燉煌聞處羅思其母請

遣使招懷之帝遣謁者崔君肅

楊帝妃作崔毅齋詔往諭處羅甚倨受詔不肯起

君肅齋

之曰突厥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莫能相滅今啓民舉其部落卑躬折節入臣天子欲借兵大國共滅可汗天子許之師出有日矣願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關哭泣

哀祈匍匐謝罪謹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可汗乃倨慢如是則夫人爲誣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奈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

使之命惜爲一城乎臣

處羅翼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

汗血馬

後處羅爲其酋長射匿所襲大敗東走帝遣裴矩與向氏曉至玉門關招之遂入朝帝待以殊禮使將五百騎當從巡幸賜號曷婁那可汗

三月倭國

七道三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

入貢。

倭王

國號阿盟雞那華言天兒孤

遺帝書

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詔鴻臚蠻夷書無

禮者勿

奏迎明年帝見與語大悅遣使隨清來貢方物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

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夏四月齊王長史柳謩之

字公正解人

有罪除名

初元德太子卒齊王陳

字世顯帝次子

次當爲嗣帝爲之妙選僚屬以柳謩之爲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陳寵遇日隆驕恣不法私納柳

氏女

樂平公主嘗言柳氏女美帝久未答主以進陳帝知之不悅樂平公主周天元后也

又違制攜伊闕令皇甫詔入宮又

與妃姊元氏婦通

陳妃韋氏早卒與妃姊通召相工編示後庭相工指妃姊言當爲皇后

日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

不得立乃陰挾左道爲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陳左右數人賜元氏

婦死王府僚皆斥謩之亦坐除名陳自是恩寵日衰

冬十月赤土

扶南別種即今暹羅國也在占城西南

入貢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

屯田主事流

外吏

常駿請使赤土帝大悅令賁詔往賜其王駿汎海百餘日入境月

餘乃至其都

曰僑城

其王

姓羅曇氏名富利多婆

居處器用窮極珍麗遣子入貢

〔已〕五年春三月帝巡河右

河四武威諸郡

夏四月遣兵擊吐谷渾不克西域諸國

來朝獻地置西海等郡

先是裴矩說鐵勒擊破吐谷渾其可汗伏允遣

使求救帝遣將迎之吐谷渾畏隋兵盛不敢降帥衆奔雪山

胡三省注此考西之雪山也蜀

元和志大雪山一名靈臺山在柘縣西其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詔皆置郡

縣鎮戍至是帝西巡將復擊吐谷渾伏允遁去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

車戎真山在今青海西北詔大將軍張定和字處謙等追討皆爲所殺惟衛尉卿劉

權字世略京兆人虜千餘口而還帝至燕支山注見前高昌王麴伯雅金城人其父嘉爲國人所立嘉死伯

雅謂伊吾吐屯設伊吾官監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帝復令武威張掖

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衣服不鮮者郡縣督課之吐屯設獻地

數千里帝大悅置西海治伏侯城在今青海西河源治赤水城在今青海南鄯善即鄯善故國在今安西府燉煌縣西且

末即且末故國在今燉煌縣西南等郡謫天下罪人爲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大開

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進裴矩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帝嘗謂給事裴矩曰自古天

子有巡守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及將西巡先命裴矩觀高昌伊吾等國以厚利使來觀于是至者雲集然所置郡縣在塞外者既多自西京臨北轉輸歲鉅億計由是百姓

失業四方先困矣是冬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在今甘肅山丹縣南山路隘險風雪晦冥士

卒多凍餒死妃嬪或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冬十一月以裴蘊爲御史大夫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多脫漏戶

口奏令閱實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

家代輸賦役是歲進丁二十四萬口六十四萬帝謂百官曰前代無賢

目爲誹謗而高逆殺而道悖殺實則殺道衡而怒殺其悖道衡實則殺道衡而怒殺其悖道衡實則殺道衡而怒殺其悖道衡
報其誅妖麗轉仇其故展色之故展梁燕泥之固不獨空忘才耳

楊廣之集
月之月
行在安
千在安

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擢授御史大夫

蘊善伺帝意所欲罪者則成其罪所欲宥者即附

從輻輳自後大小之獄皆付蘊輕重皆由其口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嘗上高祖頌帝不悅曰此魚

藻之義也

詩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將罪之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謂人曰

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

負才悖逆有無君之心縊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庚午〕六年春正月盜入建國門

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

譚作花

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于是都下

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于

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

爲常

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多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食店者悉令邀入醉飽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點者頗覺之見以絢帛懸樹曰中國亦

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市人慙不能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

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

是時矩度大勝矩

軍宇文述內史侍郎陳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罪述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爲也帝臨朝漸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子苑中盛陳酒

傳教王侯，公卿，千牛左右，字文品及高祖，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酒醕清飢，靡所不至。蕭銍，梁弟之子，字文品，廣之孫。

遣兵攻流求。今日琉球，在東海。殺其王，虜其衆以歸。先是，帝遣羽騎尉朱寬

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至是，復遣寬招撫流求，不從，乃命虎賁

郎將陳稜。字長威，廬江人。發兵汎海擊之，斬其王遏刺兜，虜其民以歸。

三月，帝如江都。

除榆林太守張衡名，以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氏，父收從母更嫁王氏，因冒其姓。領江都宮監。初，帝

營汾陽宮。在今山西忻州靜樂縣管澤山上，山有天池，宮環之。張衡進諫，帝意不平。謂侍臣曰：衡自謂由其計，盡令我有天下也。出爲

榆林太守。已復敕督江都宮役，衡聞薛道衡之死，以爲枉。楊玄感。素之

奏之。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除名爲民。以世充領江都宮監。充

性譎詐，有口辨，帝數幸江都，能伺候顏色，爲阿諛，由是有寵。

冬十二月，文安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

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弘弟弼嘗射殺弘駕車牛，弘自外還，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問，直云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

穿江南河。即今南運河，自杭州連鎮江府入大江。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

會稽也。

〔辛〕七年春，二月，帝自將擊高麗。夏四月，至臨朔宮。唐書地理志：蔚州有故隋臨朔宮。徵天下

屢下生蛆
其人當已
久死安能
立水中不
息且僅云
什三四乎
史官張大
其詞所謂
紂之不善
不如是之
甚爾然廣
厚之罪其
紂矣

兵會涿郡。先是帝幸啓民帳時，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以見

帝，帝納裴矩言。

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爲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使入朝，帝從之。

敕使者還語

高麗王元入朝，久之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至

是遂下詔討高麗。帝御龍舟入永濟渠，赴涿，敕幽州總管元弘嗣

洛陽人

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

者什三四。又敕河內、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

注見前

供載衣甲

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

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

天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

冬十月，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

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

半，耕稼失時，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

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也小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

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于是

始相聚爲盜鄒平

注見前

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

此山東之長白山也在今濟南府長白山縣鄒平蒲川掌邱縣界

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煽動避征役者

多往歸之平原

本德州大樂初改郡今仍爲州屬濟南府

東有豆子航

即今鹹水沽在天津府東南

羣盜多匿其中

有劉霸道者家于其旁喜俠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

北人謂吳姓長

親爲阿舅猶言長者也

賊漳南

隋縣宋省故城在今東昌府恩縣

人竄建德少尙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

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饒勇選爲征士安祖

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

安祖將之入高雞泊

在東昌府恩縣西北

中爲盜時鄒

注見前

人張金稱聚衆河曲

唐書

作河渚清河之渚也清河即今衛河

彥

注見前

人高士達聚衆清河

此清河郡也注見前

自稱東海公往來剽

掠獨不入建德間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已至河間

聞難亡歸士達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

人傾身接物人爭附之

胡三省曰東建德始此

〔正〕八年夏六月帝至遼東

即漢遼平城注見前

攻城不克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

麗

帝徵合水令庚寅間之賀曰事機在遠緩則無功陛下親行戰或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將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左候衛大將軍段文振亦曰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愓顧勸諸軍速發勢必

可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兵糧必竭非上策也帝皆不聽合水隋縣
宋改安化今爲甘肅慶陽府治庚寅字行修季才之子段文振北海人左十二軍出鏤方漢縣今爲朝鮮

樂浪漢郡注見前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漢縣故城在今朝鮮國平壤府西南黏女廉反蟬應劭曰音提襄平等道

總集平壤高麗所都注見前凡一百一十二萬人餽運者倍之連營漸進御營六

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至是諸軍度遼水注見前敗高麗兵遂圍遼東至歸

遼水高麗兵阻水拒守師不得濟將軍步鐵杖自請爲前鋒造浮橋以濟師橋未成距岸丈餘鐵杖躍而登戰死諸軍接橋繼進高麗兵大敗遂乘勝進圍遼東城車駕度遼引退婆那可汗及高昌王龜伯雅爾戰處

以懼之命尙書衛文昇撫其民遣置郡縣衛文昇名元以字行洛陽人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下諸將之東

戒之曰今者甲民伐罪非爲功名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襲必三道相知凡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至是遼東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城中輒譟降諸將不敢

赴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秋七月宇文述等九軍大敗于薩水名一

清川江亦曰大智江在今朝鮮國安州城東南流入海而還來護兒帥江淮水軍由海道至高麗去平壤

六十里敗高麗兵乘勝入其城遇伏大敗而還宇文述于仲文字次武實之子辛

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于鴨綠水即今鴨綠江在吉林島東南源出長白山西南流與朝鮮分界至鳳凰城東南

入海通與江即古馬雷水也高麗恃此爲天險西人馬皆給百日糧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麥者

斬士卒皆于幕中掘坑埋之緣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軍見隋兵有饑

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三十

如揚塵者
乃中國人民
之被害也
其固執自狂
不恤人言乃天
之降妖以儆
人者而妹人教

一日夜行
四百里
里與度遠
三十萬
還惟二萬
餘皆記載
者過其載
辭此固由
師老糧盡
狎為敵乘
所致然究
其價敗將
由皆以權
多而兵衆
不一紀律
齊紀律不
潰不可復
止如九節
度之於河
陽秦之
於秦水皆
同和輒
耳一和輒
軍行信賞
必罰猶恐
不能集等
字述等
覆軍之難
除名已重
蔽罪況復
以私愛復

里而營高麗又遣使詐降曰若旋師當奉高元朝行在述等以糧盡而平壤城堅勢難猝敗遂還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之諸軍皆潰將士奔還一日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惟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械繫述等而還

九月帝還東都誅慰撫使劉士龍諸將皆除名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

及尙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

以謝天下先是于仲文受密旨若高元及其大臣乙支文德來者必禽之會文德來詐降仲文將執之士龍不可遂聽其還已而仲文又遣騎追文德被誘至薩水軍盡疲故及于敗尋

復宇文述官爵詔曰兵糧不繼乃軍吏失于支料非述罪也于仲文憂懣發病未幾卒

山東大旱

殺張衡 衡既放廢帝每令人覘之及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謗訕詔

賜自盡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

殺之

〔癸〕九年春正月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

命代王侑留守西京以刑部尙書衛文昇輔之

靈武白瑜娑兵起賊帥白瑜娑劫馬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

賊

三月濟陰

前注見

孟海公起兵據周橋

在今曹州府曹縣東北

海公衆至數萬見人稱

引書史輒殺之

後海公爲寶建德所擒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

字長榮太原人

諫曰千鈞之弩不爲鼯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

命民部尙書樊子蓋字華宗江人輔侗守東都

齊郡

即齊州注見前永張須陁

關人

擊王薄等破之

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

北海

本青州大業初改郡今山東青州府是

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間

本瀛州大業初改郡今爲府屬

直格謙渤海

本涇州大業初改郡今仍爲州屬天津府

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

萬人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與賊戰輒敗惟須陁勇決善戰

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

隋縣今屬濟南府

須陁擊之賊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

帥五騎與戰敗圍之百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

陁乘勢擊破之郭方預等合兵攻陷北海須陁曰賊謂我不能救吾今

速行破之必矣乃倍道進擊又破之

感城人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灘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以報承之揭

以略賊莫敢近須臾引置左
右每戰須臾先登士信爲副

夏六月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玄感驍勇便騎射喜賓客蒲山

公李密

字玄邁一字法主

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

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

免密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

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

玄感時或修密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暗鳴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顧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玄感笑而服焉胡三省

曰李密

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死謂近臣曰使素不

死終當族滅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

至是帝命玄感于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

等謀故爲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玄縱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

召之皆亡還

萬石至高陽爲人所執斬于涿郡

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趨平壤玄

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黎陽大索男

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于倉所以懷義爲衛州刺史

時已改州爲郡玄感仍稱州示不用朝命也

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

御史游

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露公荷國寵靈振古無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豈意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玄感殺之游元字楚客明根之子玄感

密為玄感 畫策以入 蒞安為次 長提兵經 營大業柴 孝和勸以 早定關中 徐洪客獨 以先客獨 夫又皆不 能自決若 唐高祖初 入關之計 據險養威 卒能混一 區宇所見 同而所見 命豈非天 事哉

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舟人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

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

兵，以救兆民，何如？衆皆踊躍，乃勒兵分部。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

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玄感問計于密，密曰：天子遠在遼東，公出其不意，其

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大密。曰：關中郡城所在，今帥衆數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

長安，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大密。曰：速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賊告之，先已固

守，若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大勢去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取之先足動其心，且經城不攻，何以示威？今之下計，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

為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為備。

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踰邙山南

入，玄感自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

遣河南令達奚善意代人將兵五千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聞喜人將兵八

千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將十餘騎，馳入

宮城，餘皆歸于玄感。玄感每嘗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富貴非所圖也。今不顧族戚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感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自效者日

數以千

立感盡銳攻城，樊子蓋拒守，玄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

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冢，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

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猶進與玄感決戰，會玄挺中流矢